

我在等一场雪

邢占平 文摄



每到冬天,太原人总在等一场雪。2023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终于如约而至,尽管雪下得不是那么洋洋洒洒,但人们的兴奋得到了释放。

眼前的雪花就像我飘逸的思绪,飘飘洒洒漫天飞舞。雪是冬日一次美好的邂逅,我们可以围坐在一间茶室里,细品一杯散发着糯米香的普洱,让它温暖雪后的冰冷;或者躺在摇椅里听一曲《被雪覆盖的柔情》,让那一丝渐冷的柔情重新跃动起来;也可以

奔跑在被雪覆盖的原野中,留下一串思念的脚印,让远方的亲人和你一起共享美妙的雪花飘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每当下雪的时候,常常被这首诗词感染着,每次都会情不自禁地默诵一遍。更让我感动的就是雪后那一抹阳光,它让一切都显得那么洁白无瑕,那么晶莹剔透。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赞美雪的诗句,让你痴情于这雪的世界。

雪落下的时候静默无声,但它

在天空飞舞的那一刻,又似千军万马洋洋洒洒让山白了头,让出行的人们发了愁。而孩子们则欢欣鼓舞着,时而掬一把雪团砸向同伴,时而在雪地里打个滚,更多的是在家长的帮助下,堆起了雪人。几个有创意的年轻人更是把雪堆出了一种境界,让人们停下脚步驻足观望,露出赞美的笑容。

一场雪扑到我们面前,冬的气息催开了窗棂上那朵冰冻的凌花。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山本无愁,因雪白了头。

信阳婚事

程静杰

女儿的婚事定在10月3日,在河南信阳光山县举办。

信阳地处河南省的最南端,靠近湖北武汉,距太原市有800多公里。我们娘家一行人沿二广高速出发,贯穿半个山西、几乎整个河南,从早7点到晚7点,用了整整12个小时才到。

应该是靠近武汉的缘故,这边的饮食习惯与太原大不相同。咱们午间酒席上的菜,惯用几凉几热、几荤几素,而信阳这边一上来就是四个热腾腾的锅子,大都以肉食为主,凉菜成了不起眼的配角。家宴、饭店宴请、正式婚宴都是如此,着实感受到信阳美食的肥美滋润,信阳人的朴实热情。

酒店的中式婚礼全程喜庆、顺利,只是在迎亲堵门的环节上闹了一个大大的乌龙,让人忍俊不禁。

临近接亲时,娘家人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来个扎扎实实的“阻击战”。姑

娘的大姨父不放心,到门外“观敌瞭阵”,好让我们有所准备。

等了好一阵儿不见人来,人们渐渐有所松懈。正在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堵门的人立刻兴奋起来,早把大姨父在门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大家纷纷把准备好的说辞一连串甩给门外的接亲队伍,那气势压得门外人仿佛甘拜下风。几轮攻势下来,感觉门外人气太弱了,问什么也说不清,不像接亲队伍。最后仔细听才听清是孩子她大姨父的声音,赶紧开门让他进来,原来是虚惊一场。大家禁不住大笑起来,自我安慰说只当进行了一次彩排。

由于6日要在太原办回门宴。于是婚礼第二日就匆匆往回赶。沿途经过好几个河南的名胜古迹、旅游景点都遗憾地放弃了。不过,既然与河南的亲家联了姻,就有机会领略河南的大好风光,我们十分期待那一天。

路口那株白橡树

刘玫瑰

在我上下班途中必经的一个十字路口,排头立着一株白橡树,树冠茂盛,粗壮的主干顶着一个巨大的枝球。每到深秋时分,绿叶渐渐变黄,黄中又泛些浅红,现出一派古铜色的风韵。

我早晨上班过十字路口的时候,红灯亮起,阻在马路对面,隔着路就能看到这棵白橡树。春夏时,它顶一头绿叶,树身以东,平行种着一排高出几个身位、树冠壮出几倍的垂柳,柳枝先是向上长,终于支撑不住,弯出弧度垂下来,如垂下几叠厚重的绿瀑。在这深绿色背景里,白橡树的绿被掩盖,并不显眼。

绿灯亮起,过十字路口,近距离从树下走过,或是下班回家时被红灯阻在路口,站在这棵树的树荫

下,抬头仰望,伸手拉过树枝细看,每一枝上生着五六片呈羽毛状的叶子,一左一右地列出对称的队形,相扶相守。向南望去,这株排头的白橡树带领着一列黄金榆,枝身瘦削,叶子微黄,它就显出一些特立独行来。

时光流逝,黄金榆的叶愈加金黄,而白橡树不动声色,依然碧绿;榆树上有一片树叶开始飘落,其他叶子顿时就失去了信心,无可奈何地萧萧落下,而白橡树依然绿叶满枝头。黄金榆的叶子即将落尽,枝头光秃秃的,苍老憔悴,只在枝腰、枝脚勉强留住几片残叶,潦潦草草地苦捱着时光,绚丽的秋季即将草草收场。此时,白橡树的叶子才开始变色,慢慢收出古铜色的容颜,

似乎单凭一树滞后的变色期,硬生生地把秋季拉长,锚定住了匆匆驶过的岁月之舟,卓尔不群之姿愈加显眼。这棵晚黄的树,如一位秋天的守护神,在秋冬交接之季变色,一下子夺尽了风头,霎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我隔在路口凝视,站在树下仰视,走过去回眸,它装饰了我深秋里的行程……

然而某一日路过,忽见昨天还满枝古铜色的白橡树,毫无预兆突然变得一叶不剩。一夜之间,树叶仿佛集体商量好一起搬走了,搬得干干净净,就像压根就没有长出过一样。白橡树叶子像极了古书里的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死——它们一生相伴相随,叶绿时相跟着,叶黄时相伴着,

却在最绚烂的时光里,刚烈地一起老去,隐入尘埃。生时茂盛,装扮了春夏,绚丽了深秋;走时迅忽,干脆利索,没有一点拖泥带水,不接受黄金榆那般苍老的方式——叶子次第飘落,然后被风吹散,露出苟延残喘到令人怜悯的容颜……

这株白橡树叶长叶落,我从树下来来往往,感受着它平凡而又惊艳的人生——叶绿时波澜不惊,叶黄时卓尔不群,叶落时干净利落。我对它特立独行的性格满怀赞美,只是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它就落尽了,剩下我一个人,站在树下零乱。

以后的日子里,每每经过路口,总要习惯性地回眸,一瞥那株光条条的白橡树,胸中荡起了别样的秋思……

连载

伍云召这个画面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之后很多年,我有时会把他跟过昭关的伍子胥分不开,他们有着相近的家世背景和在灭族之祸中死里逃生的悲惨命运,而伍子胥比伍子胥更加悲情。伍子胥大仇得报鞭尸楚平王,伍云召却遭小人暗算殒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因云召而对南阳30余年念念不忘,出了南阳高铁站,不由得仰头去望灰白的天空,体会着脚下的大地曾是云召的南阳。

南阳去往西峡,还有两个小时左右的高速车程。西峡地处800里伏牛山腹地,全境近4/5为森林所覆盖,可以想象在人类尚未出现的侏罗纪,这里就是恐龙们的理想乐园,已经探明的数万枚恐龙蛋化石可以佐证。山中自古多仙草灵药,我可能这一生都不能

忘记一眼看到那株焰火般灿烂的山茱萸树王时为大美摄去魂魄之感了。医圣张仲景走出西峡故里,去到长沙做太守,就在大堂上为民诊病,留下“坐堂行医”的美誉,至今药店多称为“堂”。而我远来西峡,不是为读史,却是为寻梦。

记忆是一张时光之筛,过往的事物因为遗忘而更加清晰。我出生在晋南一户耕读家庭,父亲最初是一个农民,但他酷爱读书和写作,在先后担任村委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为了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他尝试过多种庭院经济:养鸡、熬糖胶、养蘑菇、种树,每次都发动全家人跟上他齐上阵,然而结局总是失败,像极了《百年孤独》里醉心于各种科学实验和炼金术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只落得母亲偶尔的埋怨和村里老农们经年的嘲笑。所谓“少



48

李骏虎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年不识愁滋味”,孩童时代的我并不能体会父亲的梦想和惆怅,我更醉心于家里每次因为父亲的尝试所带来的巨大改变:有一年家里的火炕上摆满了铺着千百颗鸡蛋的筐箩(在西峡的恐龙博物馆看到那些布满巢穴的巨蛋,总能使我

想起当年这个情形),筐箩上都罩着厚厚的棉被,它们占据着炕上最温暖的中心位置,我们兄妹3个和祖母被挤到角落里去睡。半夜被尿憋醒,总能看到父母小心翼翼地把每个蛋都翻一遍——父亲把灯泡安在一个小纸箱里,箱壁上掏出一个小洞,透过小洞里射出的光线,透视鸡蛋里胚胎的发育情况。20多天后,数百只小鸡都纷纷出壳,我们的生活从早到晚都有啾啾的鸡鸣相伴,一日三餐就在泡了水的小米跟鸡屎混合在一起的特殊味道里下咽了。有一年,宽达三间的堂屋里被隔出了一个火车车厢般的小屋子,里面用青砖盘了一个巨大的炉灶,上面放着一口村里用来杀猪的大铁锅,父亲把原料和水配好,用一根锹把费劲地搅动着锅里颜色可疑的糖稀——大概是技术的问题,他熬出的糖

胶卖不出去,就鼓励家里人用茶缸喝完它,我喝了两次就再也不沾边了——剩下的大半锅糖稀跟铁锅凝结在一起,怎么也撬不下来,只好叫来几个人抬出去,被一个捡破烂的不情不愿地拉走了。

父亲在十里八乡都享有以德服人的美誉,也从不拿公家一针一线,是典型的好干部,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上,他却是个悲情英雄,在屡次尝试失败之后,他被耗尽了热情和信心,辞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捡拾起文学梦想,去市里的报社做了实习编辑,后来招考到镇政府,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乡镇干部。岁月尘封了父亲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奔小康的梦想。多年后,他已经是一位须发斑白年近七旬的老人,满足于子孙满堂岁月静好了。

随笔